



龍游縣志 壬午年重刊

ル 5  
3136  
5



門 儿 5  
號 3136  
卷 5

龍游縣誌卷之十一 上



海城盧燦惟庵重修

龍邱余恂岫雲纂輯

男勉沂公較閱

藝文誌

作史之家文獻並重獻不足徵尤賴文以傳之蓋  
觀其所製之辭所述之事其人可知也龍邑藝文  
應附見各目者固已依類繫之矣茲復擇其無所  
附麗者另為一編豈矜鞏悅哉論世知人將於是

乎在志藝文第十一

唐進徐安貞中書侍郎制

門下中樞之要久闕其官仄席而求實難其選中大  
夫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徐安  
貞清才特達雅量深沉爲德行之宗師是文辭之雄  
伯頃司水土兼典圖書博綜惟精彌綸有叙王言足  
屬公議攸歸宜增秩于五字俾齊名于三人可守中  
書侍郎餘如故

宋封呂好問龍游縣開國子制

勅叅承明侍從之事重憫其勞還集英撰次之聯用  
華其老沆成雅志見謂渥恩通議大夫龍游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呂好問器度闔深智畧超邁英猷濟  
美克成文獻之傳耆俊識時熟閱事物之故蚤班廷  
右久在兵間使華摠財賦之淵帥籌出詩書之府精  
鍊少年所不及優游里居而益強忽覽抗章固欲致  
事載稽得謝之禮式全休復之仁人物耿然正想老  
成之彥行誼高甚深嘉止足之風祇服寵光益綏壽

前游集詩 卷之十一 上  
一  
嘏可依前通議大夫特與復集英殿修撰理作自陳  
依所乞致仕封如故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開元元年  
四月十日

渾天賦 令盈川時作

唐楊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宏文館上元三年始以  
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  
返初服臥病邱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  
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  
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曰有爲宣夜之學  
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  
仞之深谷而皆黦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  
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

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蹶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旣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胸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旣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

可以濶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極辰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旣莫知其爲說儻隸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美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與請爲左右楊摧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王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棋局天則圓如彈九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

音游愚言 卷之十一 上  
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闔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剖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蓄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

三十五官爲群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閭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睦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

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王對  
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  
闕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家  
社宗人宗正內外惇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  
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  
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  
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碾碾南斗主爵祿東壁主  
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  
亂壘壁之陳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

枉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旄頭之  
北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  
肅殺參旗九旂之部位樵蕪之地出入於苑囿萬億  
之賞填積于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  
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  
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  
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鷄鳴三川之交  
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  
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甯乃有金之

散氣水之精液法涓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  
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  
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  
尊天鷄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于大海若木照於崑  
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  
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  
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  
方諸對而明水狹重暈布而邊風駛纔盈蚌蛤則虜  
騎先侵適鬪麒麟則暗虛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

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  
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  
材所以致用七政于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  
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甯縮則軍  
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  
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驅馳定  
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贖所以象其宜然  
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



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爲之晝  
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  
朗黃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  
聖帝之休符至於怪雲妖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  
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  
災此昏王亂臣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  
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  
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  
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

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云唯天爲大至高而  
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  
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爲  
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  
聖兮造山川螭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婁拭目  
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  
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大小之  
年鐘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  
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

音游鼎記 卷之十一 上  
轉於西日陶侃折翼今登乎上玄女何寬兮化精衛  
帝何耻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  
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大乙  
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  
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邱之聖也情希乎執  
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  
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  
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

喜雨賦

唐徐安貞

惟大君之執象襲先帝之重玄體至精而御物用明  
德而動天自秉春兮當暑洎三時而不雨何陰陽而  
併隔瞻雲漢以延佇而雍州之積高乃神明之舊府  
君告有司無作淫詞圖應龍兮何召望愚婦兮何期  
禦潛伏之六沴唯蕩蕩之上帝信天道之悠哉固人  
事之所制爾其圍壇方墀環以禁林拂瑤席兮列神  
座籍白茅兮推聖心却華蓋而特立當赫曦之正臨  
幽應如響明徵在今油然作雲鬱山川之氣淒兮爲

雨變天地之陰乘空離合烟霏霧雜散影微微清神  
不稀無雷電之相迫但蕭條而自飛廻嵐洒於天聽  
襲清涼于御衣如泰岳之朝下似陽臺之暮歸林籟  
增飭城池共色八水清田千門紫極洗原濕于龍鱗  
拂薨標於鳳翼伊萬物之同潤况油油之黍稷匝寰  
海而爲期指咸霖而一息吾君乃升玉堂闢金殿旣  
滌炎暑是開清宴聽金石之克諧知神人之合抃濟  
濟三事稽首而言効靈夔之鼓舞聯振鷺而飛翻欣  
復夏王之膳無邀漢后之恩微臣束紳國史秉筆階

凡仰宸儀之法度聞天韻之宮徵大舜之慶雲已發  
武帝之秋風莫比欽豐歲之餘裕願先天之至理陋  
星斗之占冠靈臺之紀猶誠奢靡之事信明明天子

皇平之古蹟... 五帝之精風... 與叫氣... 天... 宮... 大... 之... 之...

楊明府過訪詩序

盧照隣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訪載達於江路猶名高好事迹標良史未有鶯臨綺月筵開許郭之談花發繁星門枉荀陳之馭泛烟光於紫漱翻露液於丹滋亭阜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草童兒牧馬之塲壘壘朝川野老休牛之塔釣臺隱隱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嶺龍龍隱士之風流尙在豈使臨卬樽酒歌賦無聲彭澤琴書田園寢咏

資政殿大學士劉公永嘉郡夫人徐氏薨之明年卜  
 葬茲山乃建祠宇以奉香火仍鑄鐘以為晨昏之節  
 門人江芹為之銘銘曰惟茲博山肇開新阡乃建祠  
 宇以奉几筵爰命臯氏液金為鐘畧仿古制飭以旋  
 蟲大聲錚闐以警旦昏山之亘靈稽首駿奔憶昔我  
 公玩意希微淵默雷驚以洩此機今公仙去典刑具  
 存山空月明寂無所聞惟茲洪鐘含清越音小大隨  
 叩得公之心鬼物守護朝搗夕呵億載千年不損不

劉文靖公祠鐘銘

宋江 芹

資政殿大學士劉公永嘉郡夫人徐氏薨之明年卜  
 葬茲山乃建祠宇以奉香火仍鑄鐘以為晨昏之節  
 門人江芹為之銘銘曰惟茲博山肇開新阡乃建祠  
 宇以奉几筵爰命臯氏液金為鐘畧仿古制飭以旋  
 蟲大聲錚闐以警旦昏山之亘靈稽首駿奔憶昔我  
 公玩意希微淵默雷驚以洩此機今公仙去典刑具  
 存山空月明寂無所聞惟茲洪鐘含清越音小大隨  
 叩得公之心鬼物守護朝搗夕呵億載千年不損不

磨

銘曰紹熙季祚光考違豫仰曠居廬俯曠機務兆人  
 皇皇靡所歸赴宅憂繼離非上而誰聖考有命其代  
 予悲皇上益謙十命百辭雨泣其漉推去天衣公自  
 宰府爽日以飛時乎孔艱公兮焉依國有大疑公作  
 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隄有昊斯爰公作天柱后土  
 斯陘公作嵩阜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  
 是孚公感主知其疾其劬先助以興後朕以舖以汔  
 於痛弗有其軀推轂帝車匪堯弗塗鳴球天耳匪皇

宋王 執

余忠肅公墓銘

宋楊萬里

銘曰紹熙季祚光考違豫仰曠居廬俯曠機務兆人  
 皇皇靡所歸赴宅憂繼離非上而誰聖考有命其代  
 予悲皇上益謙十命百辭雨泣其漉推去天衣公自  
 宰府爽日以飛時乎孔艱公兮焉依國有大疑公作  
 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隄有昊斯爰公作天柱后土  
 斯陘公作嵩阜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  
 是孚公感主知其疾其劬先助以興後朕以舖以汔  
 於痛弗有其軀推轂帝車匪堯弗塗鳴球天耳匪皇

音源地誌 卷之十一 上 三  
弗模孰彥而翳孰媿而瘁孰憲而戾孰鑄弗墜握而  
彙之膏而遂之繩而墨之塹而柵之五月而濟基年  
而又方駕而捥方楫而弭留弗可留致弗可致揚清  
馬成韓速杜止前五百歲一有其四後五百歲一無  
其二肅如清風聞者興起勳勞智名帛素竹清宋熹  
所稱楊輔所誦有麟有烟對越圓清侯誰濟登汲古  
書生

草象新書序

明宋 濂

草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  
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  
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  
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  
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  
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元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  
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  
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

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惟傅文懿公立極獨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卽棄去乘青驪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遊而休泊然坐亡遂葬於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遊得其星麻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旣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叙

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麻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后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麻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叅歷代麻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



之變酌取中數以爲麻本卽所定授時麻麻經麻議  
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  
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  
其精微今先生值天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  
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昭合而  
無異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  
固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  
之外元旣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麻其測候  
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  
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  
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顛方  
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  
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  
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麻經  
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  
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 焉

義民余希哲存義堂銘

魏 驥

三衢余本昭額其所藏之所曰存義蓋欲於義無時

龍溪縣志 卷之十一 上 廿六  
而或忘也余遂爲之銘曰天地之德生生不已生之  
長之無間彼此有美君子惟心是體視彼顛連無異  
乎已我財我有惟以濟之匪蹴匪嘑兢兢於茲與彼  
饑寒轉爲熙熙豈曰要譽實事之宜旣不爲名尤不  
責報責報爲名義則草草我銘斯堂崇爾之好存乎  
存乎爾其永保

送許御史堪序

楊士奇

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寄紀綱之任然必學足以明道  
行足以表物智足以識微好惡合乎是非之公而后  
見諸其言措諸其政靡適而不當我國家慎重茲選  
非儒術發身者不與有能振舉其職往往超遷而顯  
用之所以寵賢能而伸表勵也三衢許堪文可起太  
學生爲河南道監察御史能正身持風裁溫然慈厚  
無一毫傷物之心而所施恒惡惡嚴而善善厚蓋自  
都御史以下及其同列皆賢之宋趙清獻公拊爲御

音波果誌 卷之十一 上  
史嘗言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后乃無患君子  
不幸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全其德君子以爲得體  
文可公郡人也其有得於昔賢之遺風者與今滿三  
考且書最而去將不超遷而顯用乎吾聞清獻之在  
言路侃侃持正論佑正人其爲牧守也修清淨之化  
惇孝弟之本而切切養民以爲務要皆得其職之大  
體也事君治民而必究其大體者君子之務也文可  
勉哉其同列相率求余文以贈其行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故始終舉其鄉先賢之事焉

徐氏家規序

貝魯瞻

規所以圓夫器猶義所以維夫家也大道之世風氣  
渾朴比屋可封人有士行無所事乎防閑逮乎末季  
漸不古若涓龐忠厚弗克勝夫乖戾悖逆士大夫家  
卽不敢以我之所是徇人所非而同趨靡靡是以必  
欲自成其教於家也徐氏履誠有志大學修身齊家  
之事謂聚族宜有規庶幾可理爰據先聖賢格言增  
之周氏舉要參之義門楷範合九十五條爲一編目  
曰龍邱徐氏家規命其子珙來京求序惟夫古禮尙

存易簡明白坦然可由今乃加多者何恐後人未達古之意也夫舍規固不可以爲員用規而器或不盡員者容有也與理家之法曷異乎責今人以古禮咸罔不惟殊不知千萬世一道也千萬人一心也試以余目擊耳聞者言之浦陽鄭氏繇南宋迄今同居共食合指數千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名公爲書澗東第一家鏡諸石寃能致此惟義而已矣義者天理所宜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間能一本諸義則人倫修上下章內外肅家用平康卽三代之民之俗矣何患不齊履誠讀書博古尊賢好士是規乃博識君子因其實而相與訂定之雖百世可行也

重刊革象新書序

許讚

鄱陽趙緣督先生天資穎拔學識精邃著革象新書三十二篇極論二儀三辰五行四時之化該歷代之制盡群賢之見括諸家之麻法畧度物象參酌折中正誤闡微無不備當宋景濂諸先生序之詳矣竊思衆先生謂緣督值天文有禁之時而著此書以爲未然蓋天文之學有二步筭者測其形體運行之度乃

音游集註 卷之十一 上  
已然一定之跡占驗者察其順逆常變而預知其休咎乃未然將形之兆自昔有國家者欲民知神化無方而福極出於人君且以民變逆也故天文祥眚徵驗不欲人先知之一以敬天一以尊君一以定民志所謂有禁者此耳是書皆已然一定之數固非所禁不然則授人時頒麻朔聖人豈廢其典以愚其民如此哉觀義烏先生曰緣督立成等篇皆載占驗之事革象者天地日月五星四時之故則時禁固不在此而在彼立成不與革象并傳是已此書舊刊於廣東

山西憲長沮涯張公連得善本讀而奇之都閩毘陵陳公謹請歸翻刊於宣威公署屬余記之嗚呼總約於方冊而中乎億萬里之遼漠推測於一時而準乎千百世之前后審擬於近小之事物而深通乎幽玄至大之理緣督之學豈非得於神會精聚之間先天而不違后天而允合者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茲書一行智者知所從事有助於窮理致用大矣沮涯毘陵之用心不其厚歟正德十五年題

楊盈川集序

皇甫汈

嘗觀經籍阨於先秦之火擾於中原之兵浸聚浸逸幸遇好文之主下求遺之詔括以輶使寵以官資魯壁既罕汲冢斯發隋唐而後始廣備云經傳子史日闕矧文集乎大唐宏文風沿江左道盛開元時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年少俱擅高才海內號爲四傑馬氏云王集二十卷劉元濟爲之序駱集十卷郝雲卿爲之序然王詩賦之餘未覩他撰駱書啓之外罕載雜篇盧惟詩賦附以五悲咸似未全書也

楊集

卷后止二十卷今皆無存焉童氏子鳴耽

書籍謂淫嗜成癖而盈川者其所產地也叅茲下民眷言父母年祀縣隔桑梓猶存遡澌水以興懷眺龍邱而寄概搜輯遺文彙裒簡帙上於郡守高澹韓侯深獎斯舉移之縣令南昌涂侯樂董厥成若子鳴者學臻博極識闡淵微架富緹緗載充兼兩秘監取正訪於茂先內庫所無詢之宏靖伐山而採群玉披沙以檢碎金共得詩賦四十二首序表碑銘志狀雜文二十九首勒爲十卷保殘守闕存十於千不愈於湮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沒乎夫著作之文張道濟譬之懸河宋延清嘆其游  
亦若渾天之製考覆精詳冕服之辨援引該洽顧不  
可傳耶設使生同其時則吳公之知賈傳邛令之重  
長卿抑奚讓焉子鳴懼希寶之弗耀豈抱衡而自私  
哉其憐才甄藝志益可嘉矣韓名邦憲已未進士涂  
名杰辛未進士爲良守令云

龍邱名賢讚

袁文紀

龍邱處士萇 獨善有心慕外無願躬德履仁超夷  
邁憲新都再徵韜光不見允冠鄉賢坐享壤奠  
徐處士伯珍 肥遁九峰究心經史應辟卽旋坎流  
艮止弟昆偕老四皓齊名石壁吐耀隱德之徵  
徐尚書安貞 龍邱之英南州之彥三應制科咸居  
首選階超武陟位列起居生封東海卒贈尙書  
呂大中防 瘞狐協夢鳴鷄感神職領州牧階攝  
武臣子姓象賢聯登上第揭扁於坊是日叢桂

徐吏書壽

知柔知剛乃文乃武手奪國書犬羊

氣阻天子嘉賞詔覲兩宮奉祠進秩以天年終

徐忠壯徽言

大君北狩小醜南侵晉甯失援陷足

於金虜以酒誘公以杯擲披袵受戈屹爾僵立

劉文靖章

學貫斯文名魁廷試團石之識乃徵

於是非非有語刺刺有書文靖之謚用表通儒

余忠肅端禮

黑龍踞石夢應泰山少年及第卽躡

通班扶天柱日光照九寰茂勛芳烈奕世不刊

馬樞密天驥

釋褐江淮軍馬是領預講經筵簽書

宥省奸相擅權抗辭而旋西湖之剋取適暮年

胡資政大昌

對策天廷理直辭峻主司避嫌抑不

錄進盧權董政謫守太平青宮有識稱曰先生

余少保爍

挺然立朝如孔如陽卓爾臨邊若杜

若羊獻納憂勤銓序平允后村有銘無愧莊敏

呂侍郎好問

寶佑之初特進顯謨金魚玉帶厠迹

三孤謝事南還分茅昨土開國龍游實食千戶

徐太守陵

早爲邑椽未展其才虞翻一顧名播

中臺三歷花封吏民歸向遷守零陵榮超叔向



宗賢令澤

釋褐元符典茲壯縣建學立師民風

丕變帝聞其名遷守東京渡河數語雖死猶生

鄭縣簿岩嵩 德祐季年饑饉再瘡出粟平糶活口

三千有司上聞立坊表義粉版元書光昭四裔

程廣平汝士 身由胄監心係親庭自親之歿絕志

功名卒老於鄉鄉人是傲錫命遠頒載旌廉孝

送童子鳴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醫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  
其先人游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

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  
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  
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  
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  
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歎其言夫今世  
進士之業益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  
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  
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  
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益歷能誦之

余以是益竒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困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知此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嚮古之書然且幾于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太末書以贈之

龍游翁氏宗譜序

歸有光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於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

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亾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襍譜皆藏於有司而譜牒特盛迄於李唐猶相崇重五季哀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晉魏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嘆哉

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旣以爲圖出以示子子觀之而嘆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徐侍郎集序

童珮

余鄉有先賢曰徐公安貞官唐元宗朝中書侍郎東海開國男案國史安貞龍邱人尤善五言詩應制三

擢甲科拜學士上屬文多命視草甚承恩顧天寶初  
卒加贈東海子屬者高潛韓公以秋官尚書郎來守  
我衢龍爲衢支縣其地多徐姓然不知誰爲公後相  
傳有集凡各千卷亦散漫不復見此詩賦雜文十有  
三篇往余得之斷碑脫簡以故多闕文余生公鄉人  
後公書亾且久乃獲收其緒餘於千百什一中蓋亦  
幸矣或謂余外公家本徐氏無乃公後乎今其子孫  
式微轉而之四方安能招而問之邪韓公以儒學飾  
吏治百廢聿興尤加意文獻見公此編以爲是誠山

川之光也鳳之毛麟之角甯謂其非全體而不爲之  
重邪手爲詮次授諸梓人流布之猗歟公以一代文  
儒雅負海嶽之靈騰耀於世如龍騫雲游莫之可挽  
方其載筆翰苑潤飾鴻猷制詞謂爲德行宗師文辭  
雄伯博綜維精彌綸有序蓋深有夾輔之望公默察  
朝廷怙寵佞倖大政紊壞遂免官遠遁視名位如敝  
屣及天下不甯大官小臣鮮不罹禍公獨能全身林  
壑今讀其文與詩並厚重敷贍端嚴警拔都無凌轢  
急促之氣雖百世而下人爲想望其丰采君子謂龍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二十七  
之爲地當山谿交錯俗尚織畷民到于今莫能盡變  
公出乎其間崛起而起爰以文學振動海宇至亡姓  
名自廢于喑啞雜於賤流其靈氣卒不自掩姑不論  
其他豈不誠然豪傑也乎哉乃余鄉之人不特不知  
公至其子孫族屬皆忘公所自出苟不以韓公之好  
文求之深且切則公之此編余且錄已三數十年又  
何從示人也

徐侍郎集序

王禕登

唐蓋有徐侍郎云侍郎者名安貞衢之龍邱人也當  
明皇朝三應制科並擢上第尤工五言詩上屬文多  
令視草每奏一篇往往當人主意官中書侍郎東海  
縣開國男恩禮甚厚方是時李林甫漸柄用稍露機  
牙公心害之懼不免乃去而自喑爲傭於浮屠氏浮  
屠不識也北海太守李邕見其書識之會林甫且死  
遂挾之歸以天寶初卒與林甫同時者衣冠之徒禍  
不旋踵曲江公雖賴海燕自解而猶愁居懾處局促  
趨趨而后全惟公鑒履霜之漸獲免刑誅人莫不高  
其有智唐迄今幾千載而龍邱復有逸民曰童君珮

龍溪縣志 卷之十一 上  
童君外大父徐也乃集其詩賦雜文十六篇次第之  
都爲一卷而闕文者什一嗚呼亦大寥寥乎集旣成  
適秋官郎高澹韓公出刺衢與童君布衣交而善下  
教屬邑令鋟之木未成而韓公疽發背卒於是龍邱  
令涂君汝高遂趣成之夫龍邱溪山相錯足稱崑邑  
然彈丸乎其地耳雕龍之士僅若而人指欲屈而不  
得下如徐公者頓舉崑谷辱身賤隸幾於狎狂避世  
之流而辭令茂美不能自掩豈不歸然魯靈光哉童  
君與公同井里俱善文雖無卿相之位其屏謝聲華  
消滅景光以自全於世又畧相當也卒使徐公之集  
出於蠹魚覆甌之餘而獲與斷珪殘璧寶于人間是  
卿相者貴而貴耳而身后之名顧托布衣顯矣雖然  
微良二千石之力不及此而涂君者能成韓公之志  
豈尋常士哉抑文之顯晦遇不遇蓋有時耶

童子鳴集序

王穉登

子鳴旣葬之明季而伯氏子重以遺草自太未至談  
君思重出鏗梓之授僕使刊定僕不敢私也以授秦  
君汝搯汝立朱君在明安君茂卿相與往復讎訂再

音游縣誌 卷之十一 上 三  
三而未成最後得黃君清甫始成清甫功蓋什九焉  
去留者相半凡得詩四卷文二卷定爲童子鳴集以  
談君緩授梓氏而舒君曉董其役舒君者子鳴里人  
也子鳴托志孤特不喜聲華沉精篇籍爲之寢食並  
廢幼從其父爲書師手一帙坐船間日夜不輟歷歲  
久流覽旣富腹中稱經笥矣子鳴顧埋照自匿不喜  
出長於人驟見之不知其爲鴻生彥士也往歲游燕  
山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必分曹命簡聽漏晝燭爭晷  
刻之捷無論雅俗第呂速就爲豪舉如雷霆鳴瀑颯

沓暴至遠慚吉甫穆如之咏而作者人人得色自負  
李供奉哉視子鳴方危坐匡床間目瞪不出聲若不  
善雕龍也者比誦一篇卽含思峭絕寄情幽遠風骨  
才調曼絕人羣客爲之氣色沮喪意不自得子鳴愈  
邈然不敢當此何足奉諸君鞭弭橐韃乎性喜撰述  
閉戶屬草必屢易而後出出則使人彈射其疵往往  
未愜并其草削之不存一字存者又散置牀頭漫不  
甲乙魚蠹鼠齧之畧盡子鳴做帚葉之勿恤也以是  
所存益無幾矣嗚呼古之立言者冀欲以藏之山岳

爲不朽耳非區區爭地上之名乎奈何令之子大夫徒以遼豕黔驢相誇競聽者承下風而譎諛譎不極諛不甚方且目攝之又或自相矜炫歌呼擊節而不能已曾不知識者之噴飯也以彼其人而較子鳴非夫所謂桃李不言者與梓成僕將載桐江之波一斛酌子鳴松下庶幾不負黃泉哉更語子重守旃以俟桓君母令羣僮辱之甌上乎或譙僕之嗜子鳴集猶之羊棗然則非獨僕也蓋汝搯諸君皆有左袒之私矣

童子鳴傳

王世貞

童子鳴者名佩世爲龍游人龍游地皆薄無積聚不能無買游然亦善以書賈而子鳴之父曰彥清者最稱爲儒雅不佞然諾子鳴少貧不能從師塾遂依其父游得書輒問其父字乙之已稍遂能旁識已遂囁嚅誦之屬已遂能臆解之已遂業五七言古詩有清韻而其爲他文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彝敦之屬其游多梁溪梁溪諸公子心慕之爭欲得子鳴一顧以重子鳴不爲逆時時有所過從至欲拉子



鳴不能也而最後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騭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旣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面峻削骨立驟見人語呐呐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纖查周身之外贏不能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恐語及也爲人孝友自天性其侍父舟車間雖寢溲必躬視養母尤謹嘗舉於邑爲諸生以長者聞

子鳴游多浮期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其枕達旦至再夕之入不入也卽貫繩尺縷悉以推其兄而至子鳴出而僕被不復問妻子亦以兄珊撫之逾于已矣子鳴旣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澹韓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器之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邱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矚觀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拌蕨菜羹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咸莫測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伺知爲太守

音游馬誌 卷之十一 上 三  
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奉資爲  
子鳴壽發言而子鳴恒自謂田父甘田中食不憂餒  
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見子鳴不得大索其所著書  
子鳴謝亡有退而上其所輯唐故邑令楊燭邑人徐  
安貞集太守爲鏡梓行之太守遂下邑綱紀南州杜  
門文舉首騶北海爲政康成標里龍邱逸民之藪前  
萇後佩千載兩賢萇猶托蹟功曹一試綦組而童君  
畢志雲蘿聲蹟俱挫可謂矚然不緇瞻之在前矣間  
者一造其廬談討松桂廖廓之士邈焉寡儔太守不

德白駒用慨其樹榭左間以風在野子鳴固辭之邑  
不得乃謂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當我龍邱先生  
也夫龍邱先生以一握耒起不毛之山而使山至今  
而借其姓以顯柰何惜勺漿之享以報之龍邱先生  
者太守所謂萇也令涂君乃爲祠祀龍邱萇而記其  
事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復陶而從客所有呼  
寒者卽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得少  
羨輒付義施族指衆而俗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  
給舉女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誌 三三  
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供養蓋貧士  
感額所不忍俄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  
嶺憊而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  
覺而自疑久之病寢劇卒年僅五十五一子尚幼子  
鳴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讐校者生平冒雪游九  
華山登南嶽祝融坐雲氣間太山日觀峰候夜半出  
日以爲奇遂有九華游記南嶽東岱詩及他文集龍  
游縣誌若干卷曰夫不封鼎而如常非龍也  
贊曰吾聞之太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苟

合當世世亦笑之蓋蓬戶疏褐不厭死而已四百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游俠之言信行果已諾必誠赴士  
阨困而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以爲其兩不相  
得也今觀子鳴子次原之行而時有朱家田仲風  
豈不亦兼之哉其恂恂退讓憐怛乎尹業遜名矣而  
名逐之有以也韓太守者余同年子也蚤死不然其  
折節下士庶幾成其聲者哉

禱雨文

涂杰

萬曆三年月日具官涂杰謹同境內士大夫及率僚

屬師生里老人等各齋戒沐浴禱於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血食茲土蓋亦有年然民之所以崇祀尊神者將謂有禱輒應爲民司命非若妖厲淫邪之屬祀典之所不載者也自五月至今早稻將登晚禾方穗而天久亢旱地將焦烈萬姓嗷嗷待命旦夕此皆予平日政事乖戾得罪於天是以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旱虐之苦下貽民害余之罪誠無所逃今痛自修省竭誠祈禱者已旬餘矣而天心尙未挽回雨澤未蒙降濟余實憂惶莫知所措尊神達觀斯際如以爲余

果有罪特降酷罰耶則當告於天曰杰不職當罷更選賢者爲令而不當禍此無辜之民如以民有大難莫逃厄數耶則當告於天曰彼無知可憫亦乞降以時雨而不當坐視倒懸之困今事勢至此變且不測竊意神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以成聖天子保民之治而乃厥靈勿彰民憂日甚神之心其能安乎卽予之誠不足以格神而神豈忍恻然於民乎且邑令傳舍余豈能久戀茲土萬一事不可爲亦可以掛冠而去獨怪尊神以土木之形偃然官民之上此時禱而

音游縣誌 卷之十一 三三  
不應其尙得爲神乎余卽去位固所甘心亦必申告  
有衆毀壇變置恐神亦不得長享祀于茲矣是余與  
神將兩傷無益也盍亦早爲之圖力回天怒以慰民  
望俾余與神與民皆相依如舊乎杰無任激切懇禱  
之至謹捫心滴血親讀告文神其鑒之哉

謝雨文

涂杰

某月某日杰等稽首稱謝本縣城隍之神曰嗚呼神  
之靈顯矣哉神之功大矣哉始予憂旱以告於神惕  
然露禱且踰半月迨神亦憂旱以告於天沛然霖雨

遂至通霄潤四郊之稿苗慰三農之渴望此非神之  
靈而何非神之功而何顧余之自反則有不容已於  
言者人之常情方其所禱之時猶有悔過遷善之念  
及至叫應之后復萌自私自利之心是以鬼神多不  
相信而感應每失其常耳今杰等禮當謝神特與神  
誓夫龍之民賴余以宰之而丞簿王旭錫萬益典史  
朱養正等則皆有分理之責皆有父母之稱者也如  
此旱荒民艱已極雖蒙潤澤豈無損傷且閭閻之間  
瘡痍未起憔悴之餘疾病未蕪爲民父母雖日撫摩

音海集言 卷之十一 上 三十一  
之愛護之尙恐無以調其元氣而昇之生全若復忍  
心害理欺天罔人或濫取一錢一物以充私囊或寬  
枉一人一事以傷公道此等官員何以異於食人之  
獸也望神卽發露其事以正其典刑仍陰降酷罰以  
禍其身家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至於衙門胥猾之  
徒尤爲蠹政害民之輩望神默諭禍福令其洗心改  
過啓予時加覺察不至長惡容奸其終不改者天刑  
國法兩無容赦如此庶官吏人等皆知所警而可無  
負於神之德意也已若夫一切救荒事宜容杰等與

諸大夫諸父老相時酌處便宜行事更望尊神相而  
佑之輔而翼之俾得以竟其愚而成其志則自今以  
后凡龍民之將死不死將亡未亡者不可謂非神之  
賜也尊神其許我否乎杰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貞女葉祿姑傳

方鳴秋

貞女祿姑姓葉氏本邑民家女也性剛烈幼頗知書  
能讀烈女傳長字余族弟世薦世薦亦樸雅士也能  
文章後病羸怯經年疾篤祿姑聞之憂形於色停刺  
繡廢寢食涕淚潛透枕席間心計守節事甚周月餘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三十一  
夫病不起訃聞卽慟哭欲絕父母抱之泣或灌以漿卽奪甌擊地曰有不行吾志者如此甌啓筭更服則麻縷已風備矣取平日女紅悉付一火曰今後不復爲容矣乃跪告父母曰願入方門侍姑守志幸速告之父母大驚咤曰斯言何爲哉吾生平未聞有此且汝曾識方子爲誰何乃自苦如此祿姑曰貞女節婦勢迫自爲耳豈待聞而效之且婦人從一之義定於片言豈得藉口未嫁哉固知父母必不我許計此非一日矣卽入臥內取一篋以出曰吾終身決此矣啟

視則利刀一柄耳衆驚欲奪之父母尙懷首鼠從兄孝廉文學數輩欲成就之而懼不堅也故徃謬曰從容就義古人難之何言之易也卽變色曰諸兄讀聖賢書思正身以率人我雖見女子乃不能持一身乎且禮義出于賢者兄不能以禮告我父母成人美反爲父母遊說壞人節乎孝廉曰吾非不知所以成汝但方氏子蚤孤而貧守義從容計必數十年爲期倘力不能支而事不可知則辱身始有甚焉卽父母兄弟何顏面以眎人哉乃仰天歎曰所以欲爲此者豈

爲偷生圖富貴乎凡以方氏子終鮮兄弟今復不幸而歿寡母孳孳獨居菽水淒涼是重其不孝也故必須更無死與入方門爲終養計且立一嗣子爲千年宗祀計耳不然吾何愛一死死且不惜何有於貧今日死生惟兄決之他日令終吾自保之孝廉卜其志堅遂力主其事吾族宗長聞之備禮命肩輿率子侄往迎之時勺水不入口者四朝暮矣聞禮至卽易吉服登輿曰吾尙當執婦道以事姑也道路觀者以數萬計盡爲悽慘入門先謁祠主次拜祖姑姑氏次徧

拜諸長上乃易衰經拜夫柩伏地痛哭幾絕姑翊之起成服遂奉姑入室時觀者滿堂盡揮涕或爲之哭郡別駕心我郁公奉新命攝縣事先一夕夢大星墜其廬翌日而貞女歸方守義心異之乃親造其堂望深閨而遙致敬焉後祿姑寢食啓處不離姑側蚤莫哀號如禮月餘卽扶柩命葬大築塋域分而爲四舅姑中處夫柩已壙介其側而少却焉經營圖度若夙嫻禮度者旣葬取夫像懸掛臥內每日必焚香注泉旨相對紡績事姑每膳必具甘脆恐其不繼也已乃



茹素以給之時年僅十有八歲耳閱數歲取一從子  
學書立以爲嗣教養備至及丁未夏十年矣而姑病  
篤日夕侍湯藥不少懈不效乃割股肉和羹進之又  
不效捧姑手泣日兒力竭矣事若不諱謹相從遊地  
下耳姑撫而命之曰無欲速吾骨尙未入土而嗣孫  
方孩爾死吾祀亦斬矣兩世餒鬼誰其念之然我死  
若事固有難於昔者勉之毋墮初心乃受命送死葬  
祭盡如禮事無大小親執其勞執禮時仍以纁麻蔽  
固垂及於足不使人見之葬之日親入域中驗其寒

溫伏柩不肯出每一哭則一絕氣聞者無不淚下後  
王大姑復老病左右扶持必身先媼媪事聞當道旌  
勸屢下而蓋棺有待未經奏請然令終可預卜矣嗟  
乎古今貞女烈婦或慷慨赴死或從容就義者多矣  
而慷慨不激從容不隨志操先定遇事揮霍悉合窾  
綮如祿姑者幾何人其矢志不二則其姜之操也志  
在奉姑則庾玉臺之婦也力作艱辛則孟德耀之賢  
也黽勉存孤則李文姬之智也朝夕訓誨則皇甫士  
安之叔姆也才力敏辨履變若夷則阮新婦之識也

音游異記 卷之十一 上 四  
至於連舉大喪葬祭如禮雖大丈夫如石曼卿猶難  
措手况女子乎夫古之賢婦于斯數者得其一節皆  
足不朽而祿姑以一人兼爲之吾不知其所就矣一  
時學士薦紳先生以詩歌傳序投贈者不下數十篇  
惟東衢余先生爲之歌曰君今棄妾妾有身妾欲從  
君君有親君親有妾君不死妾身爲婦還爲子識者  
以爲能道其意中事而余也匪才又何敢爲貂尾續  
乎然祿姑自戊戌守義傳記已詳迄今庚戌季春十  
有九日歷十三寒暑而還遯生時且三十春秋矣其

冰心猶一日而懿行則愈出愈奇讚詠未之盡也且  
祿姑嘗語其妯娌曰吾事粗畢俟學書稍自力便當  
捐棄人間從夫婿遊矣余恐潛德弗耀久則就湮觀  
風無據故搜散佚之詩歌復補前傳之未及虛左幅  
以俟後來於無窮若夫固陋之誚予自甘之矣昔庚  
戌年之九月望日也

李氏節孝傳

翁 祚

李氏名慶爲壽昌李茂春之女母徐氏茂春許字慶于  
翁壻應兆以暴疾訃女年十八將屆期結禱聞訃哭

勤取奩具華飾者昇火身殆俱燼母救免族黨進慰者曰未醮于永畢義奚拘李氏懟其繞指視純鉤也引刀欲自殊因謝母歸翁入門擗踊盡哀雞鳴問寢舅姑執婦禮甚謹初茂春以明經補潁州判召女隨其母俱到官所及遷福建都司經歷再挈女行率溫語曰而行其志第母去吾側忍逆父母爲女重違父母意凡再從行旦旦之言旌信賴水與天只予諒而父母私暱徐柔百鍊改就登車所以曲論之者自潁遷閩指如初女重違父母意勉再從行而精誠積素剪

髮不已繼以雉經投燎爲計無復之者自潁適閩指如初也父母則莫可若何爲其舅者應兆之父居恒深念吾苦貧久矣柰何令未醮女娶而恤緯爲遠謁茂春告以情蓋心傷之舅與父母見畧同也李氏揣舅懷來再拜致言翁來有難出諸口者不如默非慶所甘聞也舅乃不忍措辭李氏竟脫身侍舅永歸矣臺司欽其義感激賦咏遣叅軍某護行舟阻風惡百艘掣觸多覆沒聞空中有呵護聲小舟獨不驚駭一顯者舟幸免陽侯之厄目擊險夷怪而遣偵念舟有

貞媛在也時溺尸率就殮埋備棺襚經營之者繁李氏出橐中裝百餘金得猝辨其澤及棄皆不偏吝嗇如此嗚呼顯者靳施而李氏行之哉洎父母還自閩不復修歸甯禮懼違命柄鑿傷親之心也始以處子來爲未亾人卽數米比髮美及沒齒供養之餘茶苦若薺矣擇可爲夫子後者亦弗克終舅姑窳窳盡獨力拮据應兆未有以爲子也而李氏有與爲父也固未亾人矢志報地下者哉當李氏下榷樓居也抵暮年稍弛禁自親井曰侍側惟媵女娟老不易代蓋娟亦化其潔焉一夕火災禍延舉族譁卒無敢麗級登樓呼者素憚其嚴也謔謔出出伯姬燔死李氏之不爲伯姬者幾希朝夕與對羹墻木主於是捧尸坐不動風反樓巋然存猶向小舟不驚艤危矣歲掃墓再出蒙葑閉慎飛蓬憔悴形如斷菑娣姒始一識其面雖接見諸母行歛衽致肅退無款曲也神廟朝用九鄉請勅賜建坊旌其節卒時年五十六

贊曰心許不必奉其生也身殉未遽殞其命也吳稽扈鴻飛著膺襟精誠交通不隔三泉夫豈視死生異

途哉專一靡他愧天下之爲人婦而懷貳心者噫又不獨愧婦人也

余瞿父奏最序

黃道周

聞之羊舌氏曰爲政必有明啓之長慈惠之師慈惠之與明啓不相讐也然而相麗若金之於木詩人頌其君師必曰樂只曰豈弟豈媿於明察樂媿於慈惠此兩者祺壽之所從出也古今稱循良壽考鼎貴者必稱二康子康以情禮淑儆民耻秉力爲華貌悶默自將其爲効使道不拾遺蝗避治界仲康衍衍以德

勝力以道去殺聲名著于子康夫猶是中葉也何並朱博之能長公慙君之力亦勒於口碑垂於衡簾而二康懍懍如此者亦有所澹而不爲也漢宣帝起民間習知利病又承武昭之治吏樂驚擊貴髦摘顧獨喜黃霸龔遂之爲人謂舍是無以共治天下者卽次公身爲宰相守舊度無所改史氏卑訾其功名次公固自信以謂吾是不詭於法無損於道今天下矢文治幾二百年士循其業農守其耕非有箕弁之士搖舌而爭瓜黍之談亦非有春備連袂沉眎而議灰市

之是非獨是輦上君子不深意於守令守令亦沿習  
泄泄不甚以蒼生爲命錢刀爲最考鑽鑿據高座遂  
使桀鷲視效飛攫以要上賞蝨賊蝟蟥因之表裏挾  
持爲市天下自是多事也今有循良之長率烈祖之  
諭本六事遵舊章與百姓慮終始確然以仁義爲必  
可行行必有效無雕飾文緣躡取華要之意三年五  
年而賓之卿丞於是公相於是雖百世不敗可也然  
而不能者士艷於勲名上又以是艷之若熱若月其  
道靡滅故以華要而冀上治猶以喬松而責湑酒也

今海內多事十沸四五而閩越上下以僻遠獨完臨  
漳又以最遠最靖夫豈無桀險之民挺鹿而走鷲亦  
豈無一二子弟獻絃誦而思決拾棄耒耜而競刀錐  
亦猶是斥鹵也安得白鵠陟陂之利逐肥射膏以膠  
其心唯是風氣鄙樸拳勇之稗下於良秀艱食鮮食  
者安任負不知橐駝介馬以爲何物又幸有明察慈  
惠之君日進而煦噢之以六諭爲必可行詩書爲必  
有用仁義寡效之必不可改故自是靖也臨漳區區  
自僕通籍以來五更令長矣剗刀熟釜不一器華留

衆耳不一跡然皆中頓未宏厥施以上帝之遲齊川  
嶽之積負至於我余侯卬浦乃光余侯之治則猶是  
二康之治也方侯之始下車吳楚方異挾邪教誘頑  
瞑成市成聚者被於海內因是以煽桀民摘富子蹶  
爲甌火不可嚮邇侯曰是不可以標末灸也爲之明  
禮讓修井里尊經術寄軍政不一年而諸狐嗥林薄  
者率逃遁遠斃千百里之外又或有猝發赤白之丸  
麋以社鼠無梗者且以臨漳之區區夏秋悉索不當  
一巨市而尙以里檄獨聞自侯之至汰胥役簡徵發

木偶人糊楮自食不勒石壕之頌而匪供增賦亦河  
灌不乏間有屏翳非時土龍雀人望侯之來灑汗隨  
車卒亦未嘗以魚肱龜曝告緇於當道故治財賦耳  
盜賊此兩者天下所謂能準也晉貴賊曹唐貴金部  
然而皆敝矣究其所得不過刀筆之僮濡削之用必  
以是稱公輔執權矩以運斗杓鑪鞴天下奚當乎侯  
之口不談財賦手不剽盜賊一年而民信二年而民  
阜三年而民安之若以其軍服從其父兄繇是而談則  
羊舌所稱明長之卽爲嚴師慈師之邁於仁長也天

下不患無才苦不中於道南山蓼蕭械樸卷阿此四詩者八言永言矣而皆曰豈弟樂只夫豈不詢而詩人言之秋風厲則迅鳥疾根葉將結則必有厲氣中於上心使其君子樂爲是言小人樂爲是令有道者必以春容紆取之使繩蚓自解羽蛤自脫上古之爲壽者希言自然專氣致柔以爲教又莫知其極中古之爲壽者道引屈伸之不傷人亦不傷神下古之爲壽者服之以金石鍊精擗髓夫繇今之道以壽天下猶厲鍼砭剪五毒而決筋節也而吾侯方澹湛焉扶

携德園借于胥臺若不知天下何物之爲華夏者卽令侯一日執權矩坐斗杓俯視蒼華鑪鞴天下豈復爲是征厲之鳥嗥嗥之籟變其德音哉任長孫之治會稽也嘗親泛龍游履太末式閭於龍邱迎董子儀嚴光之倫天下不以爲迂一旦對天子以不奉上官不取朋譽天下不以爲躲此亦侯之父母也其名號顯籍雖不逮二康而高行茂誼著於千古度以二康之業與長孫相媲猶鹿之與烏金之與石也而侯又方際盛明應顯令以投刃之餘鏘韶夏之舞天子卽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一日問所以平格者又將別有鳴鳥之响無取硜硜  
爲長孫之談卽僕又何言而稱之乎僕旣病且廢無  
董子儀嚴光之譽又不如龍邱萇乘箬自詣而徒慙  
我侯浚郊之求則亦無唯是南山蓼蕭棫樸卷阿之  
詩命諸生誦之使天下聞之以爲是古之躋堂稱公  
者乎不文又繫之詩行使諸生賡之也

爛彼梁山鳳騫其羽我侯被之以韞以黼燦彼梁山  
麟疑其角我侯御之以車以服亦有裨民侯實去之  
稂莠旣辟黍稷以茂亦有嘉木侯實漑之梗柟千章  
後車載之威羽不鷲般文不搏令色令儀以異有德  
譬彼油雲則覆岱宗譬彼惠月則蘇溫風天下之大  
有幾百里油雲惠月則彌君子非不有旱隨車則渙  
澤礎津圭以式雲漢非不有潦土寔堅好漸車之源  
不敗芳草何以誦侯曰如惠君吏民同聲呂爲不煩  
何以告侯曰明天子虎渡反風則亦偶爾培克曷事  
疆禦曷貴樂豈之師則宜秉類帝念我人亦曰茂哉  
弗綏駢蕃亦曰受哉岡陵作朋亦曰厚哉履順思信  
遐不佑哉於是諸生亦從而歌之曰瞻彼梁麓膏雨

音波果言 卷之十一 上 四  
浸之膚寸觸雲禾黍湛之龍潘之波以漑千里印浦  
方舟以燕君子三年之績百年之澤寒纈暑絺以服  
無斃豈翳剛馬豈翳柔轡雨雨風風則惟所事古亦  
有云令德壽豈惟我父師曰通帝載藻茆之樂匪色  
匪笑以令天下有相之道高山隆止景行從止帝庸  
父師適所從止呦呦之鹿則飴甘草匪私所好則永  
所慕君子作詩穆如清風以康我侯以豫萬邦雖無  
旨酒式燕且舉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侯氏樂胥受  
天之祐於斯萬年不遐有佐

黃雲若邑侯平寇序

余日新

輟耕太息之徒揭竿橫鶩祇爲王者驅除當其初發  
難也殺人樹威則謳磔於其鋒刃者可勝道哉是故  
井間之人怖死懼禍見倜儻倡義者相驚爲伯升殺  
我况其下者乎狗彘不擇醜醜而食偷肥其體而顧  
近其死雖名編函頑身膏斧鑕所不顧慮夫以梁肉  
救病必不瘳以鄉飲酒之禮治軍旅必不戢其勢然  
矣謂可諭以利害傳檄解散此不識時務之說也國  
家無缺金甌爲狻猊胠揆愚民忘君迎賊信其誘給

幸免須臾毋死豈料三木囊頭窮搜斃命始籲天呼  
父母下徹三泉上通帝座晚矣原其作俑饑者聚土  
者流江河斧柯浸以日甚民牧玩寇門庭委害鄰壑  
墮武養癰致跼地蹙國江南民力竭矣半壁保障止  
東南漸被車書尉侯所網維也高皇之崛起金陵削  
平禍亂凡情遊跼屣揄長袖者有罰軍興謫戍率用  
重典其孰敢群飲犯法踣閭語難苗莠無或弗蕪火  
燎無或弗撲周禮以九兩繫萬民今之嚴保甲申鄉  
約則異名同實鳴桴砥路陳列麗譙所以待暴客者

取諸豫矣黃侯用是道執訊獻囚功莫赫於勦北鄉  
之巨寇何也嘯聚焚劫藪逃脅叛啣許都之計拙覲  
逆闖而效尤文佳妖讖報在異代方臘傾軫續以今  
茲匪滅此朝食少遼緩之蔓難圖矣噬臍何極侯咄  
嗟秘授飛符決勝其瘦死獄中者若而人其服大辟  
者若而人寬罔失出嚴無失入豈非仁不異遠義不  
辭難者哉方今逋寇游魂上勤宵旰君臣闔扉朝野  
寢戈必挾與日戰不移影與鬼神戰不達聲之氣然  
後可取彼鯨鯢而封之侯不以賊遺君父也吾儕亦

既聞且見之矣討罪震疊懷柔河嶽於斯時也而無藉祭遵羊祜之流則已如需儒將舍侯其誰徵諸君子之請吾將旌侯勲以藏名山而張子應甲輩進稱婺寇震鄰傷弓未定巨憝殲絕紀勒宜新丐先生言備侯異日旂常之副予嘉其誠也敢以不文辭是爲序

鷄鳴會課序

清黃濤

春誦夏絃禮傳時教之業經鋤華樛史著好學之勤惜分陰寸陰不殖將落欲選士造士惟德有鄰當茲熙皞之風其居忠信之邑非友朋講習麗澤何資必積素觀摩賁文斯稱敢效古人良會豫期多士彙征律中夾鐘日躔奎宿天開巳酉地協鷄鳴孚甲初分正桃李榮華之始震雷乃發尤蛟龍起蟄之時枚卜花朝迎修燕社月凡三舉自二義以漸五篇期必半年由四陽而過七夕務期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雕玉鏤冰本形主氣毋煩而寡要毋博而不精搯翰嘔心勩襲者移之邠遂書鞭作賦淹遲者罰有重輕庶幾習慣成自然入棘闈而揣摩優裕亦復巧力皆命中

標桂榜而聲實蜚騰矣

贈朱中丞蠲荒序

余恂

大中丞朱公之撫吾浙也浙東西之民無不涿涿游原涵濡浸漬被潤澤而大豐美而吾龍邑最爾一隅戴德尤渥者則以公蠲荒一疏爲龍民請命實嘉惠地方數百世無疆之休也三衢於浙爲下郡龍又於衢爲支邑計其廣輪曾不若黑子之着面而又越在上流鞭長不及其痼瘼疾苦亦何由盡達而不苦于上壅而公之視之遐邇一體勤恤民隱清問所暨靡

幽不燭於是以太守雷公之言深知吾龍之大患在於逋賦之不清而逋賦之不清由於荒田之未蠲蓋所以致荒者有三端焉草昧初定大難削平而蟻虱蚊蚋之聚亦所在多有龍與括蒼爲隣穹林邃谷易爲窟穴棄耰耨而佩刀劍時出剽奪劫質則人民鳥獸竄沃土爲墟一也閩海用兵更番相屬龍水陸並直其交牽挽負荷殆無虛日前驅一至里胥竭作符檄徵發則朝不及夕荇花菖葉耕獲以愆坐視其禽饗草竊而莫之芟柞二也加以天行不若饑毀互乘

五年之間而旱魃三告捐捐然肆力甚勞無一鍾之  
獲公私交通金粟並訕則胥舍其穡事而遠徙如鶩  
三也夫以磽确沙磧之區瘡痍疲敝之衆始之以草  
竊寇攘之驚繼之以輓輸供億之擾申之以旱潦饑  
饉非時之灾流離困頓阡危已極使其風俗亾良則  
惟正之供不知其若何虧缺也而龍之民猶循循然  
勉於急公謹於奉法竭蹶征繕不敢貽良有司之憂  
而惟旦夕引領以俟膏澤之自沛此其情亦大可念  
矣而苟其遂是而不之救則形見勢訕計無復之旣

窳汚邪盡成曠土吾恐匱乏之患所憂者不獨在百  
姓也公惟灼知其真洞見其大故毅然爲之繪圖而  
請命於朝百年沉疴霍然頓已而龍邑始有再蘇之  
慶若此者豈徒近計目前曲徇衆志爲有司開仕進  
之階爲小民博煦濡之譽哉蠲荒者招徠之先聲也  
減賦者積貯之實畫也流亡旣鳩則墾闢益廣墾闢  
旣廣則輸將益易不及十年而度阡越陌一望如雲  
任負牛車趨事恐後其爲百姓一時之利者小而爲  
國家萬年之利者大也公爲政如此可謂識大體計

慮久遠者矣予不敏備員史局于國家惠民大政職當載筆而又以利在桑梓尤所喜稱而樂道者故不辭弁鄙而序之繼自今以往公熟悉吾龍利病凡所以扶持安全之者且周復重累而未有已蓋自此蠲荒之政始矣

盧侯平寇記

嚴 沉

國家受天休命丕冒九有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海內喁喁望治庶見成康有道之長滇南無故發

閩人稱干以應閩人

吏民衛郡與閩接

壤所屬江常開倏爾陷沒賊距郡城里許危若累卵浙督山左 李公卽提兵至衢且戰且守扼其吭而塞其衝賊莫敢逼然尙負固河西高壘深溝爲持久計又以龍邑在衢下游輪輓于是乎通徒役于是乎給軍旅往來之供億於是乎取如古饋餉之途咽喉之地爲兵家所必爭者甲寅仲夏爰悉其精銳持三日糧由無人之境猝至城下欲絕我輜重以困衢師雖無功引去而遺孽分踞山澤嘯聚漸繁龍邑自此多盜無安堵矣李公深維龍邑重地保衆固圍寔資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材傑謀于監司 梁公郡守 王公妙選海城一盧  
侯以蒞茲土侯昔謁選都中與余相善也而龍邑望  
族多余世好是以數年來樂聞龍邑事有至京師者  
余趨召問其民生之安危吏治之賢否皆嘖嘖稱侯  
不置云嗟乎自閩人告變

朝廷宵旰不遑余謬以憲臣侍左右既熟聞侯賢深  
爲當事得人慶謂可稍紓南顧憂第余素習侯知其  
名家世習曉暢軍務且少讀左氏春秋并歷代圖史  
每至昔人戰鬪勝負往迹必反覆尋繹究其所以得

及所以失者固宜有奇謀勝算出人意料而惜乎此  
言之未詳甯非兵事神密必俟親爲聞見優于敘記  
者始能傳述之耶今春余通門子諸生葉魯等寓書  
于余爲邑人士請所以頌侯平寇而勒之石者則歷  
敘侯戰績一皆可喜可愕其書曰侯身擐甲召募鄉  
勇當大小數十餘戰每戰必克而最難者則溪口之  
單騎招安潘塘之偏師搗穴也問者賊勢方張侯有  
擒獲擇其可用推誠置腹縱使爲反間離散賊黨乙  
卯季春朔越二日侯獨從數十輩詣賊營諭降羣賊



感泣羅拜如脫虎口而歸慈母扶老携幼滿其車下  
惟一二巨魁包藏禍心佯遁溪口誘我侯焚林而進  
殲其伏兵顧主客之勢既分眾寡之形不敵賊復奔  
突而至直犯馬首侯瞋目張膽叱從者弓弩齊發眾  
殊力戰一以當千斯時也草木皆人形風鶴皆勁旅  
賊遂喙息遠竄不敢逆我顏行而南塘于斯遂靖比  
丙辰秋大師入閩山孽直畚底遊魂而潘塘小醜據  
絕壁臨深淵恃其險遠猶欲倔強叢篁侯于八月望  
爲疑兵攻其前夜遣丁壯百餘人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出賊營後效淮陰傳餐日今日破賊會食諸將皆  
弗信賊正矢石交加力抗我師奪險者已斷其歸路  
呼聲震天地拔賊幟立我幟腹背交攻內外夾擊獲  
器具首級無算卒使鷹眼悉消四境蕩平者侯之力  
也噫諸生躬處危疆寔知其事今述侯方畧適如余  
所素期則侯之用兵雖穰苴曷有加焉夫文武之分  
途也久矣侯以儒臣親吏事徒持文墨議論可耳乃  
暴衣露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豈好勞惡逸獨非  
人情哉誠忠君愛上赴國家之急而樂盡人臣之道

音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五  
也故余嘗謂卓茂有循良之聲虞詡有將帥之畧千  
載下兼之者惟侯侯亦當錫封褒德遷守武威而仍  
棲遲舊土未膺顯擢者蓋大僚念此兵燹遺黎顛連  
瓊尾欲侯出諸湯火者復登諸衽席侯其甯民而務  
噢咻之以終前功以彰後效當今舉治行爲天下第  
一者非我侯其誰與歸行見出鎮巖疆入掌機要  
聖天子大功告成海宇清晏侯亦與有力焉則由今  
以後皆其策動盟府書績大常之年也龍邑人士試  
取余言鑄之貞珉考德銘功于是乎在若謂余因遊  
從之雅過爲揄揚以誣來世也則非義之所敢出矣  
侯名燦號惟庵遼東海城人

邑侯盧公德政碑記

楊昶

人情出湯火之後則感佩彌深服官履盤錯之艱而  
經營倍苦此龔遂渤海虞詡朝歌漢史班班炤耀千  
數百禩而不知當日黔黎所爲沐膏澤而咏歌勤苦  
又將何如也夫朝歌渤海頻歲多盜猶潢池赤子弄  
兵耳非若甲寅八閩交訌起倉卒而枝蔓數郡也當  
是時九龍踞砦萬川去郡城十里許而龍邑南源一

音流縣志 卷之十一 上  
帶壤接括蒼悉寇淵藪機乘掠庫四野悉遭蹂躪城  
市炊烟幾絕三韓 盧侯以七月視事始爲之集流  
亡練鄉勇嚴斥堠布間諜參分主客之兵而互調其  
用使緣兵無脫巾之呼而民間亦無供億饋漿之擾  
環城百里屹若金湯設若當時龍兵稍一不戒則衢  
郡咽喉道梗上游滿漢兵四萬有奇馬六萬餘匹安  
得宿飽驥騰堅壁越有逾年仗天戈而破十萬積寇  
于俄頃間哉洵乎侯之功效在

朝廷動關天下大計而竟不獲此于龔虞報最循良

坐借淮陽數月之臥也可不惜哉方侯之勦撫南源  
也奉 督憲李公令帥綠兵鄉勇進次赤津嶺賊猶  
負固不下礮聲電激矢石交集侯單騎直馳入賊壘  
舉旗大呼曰我盧令也爾等皆我赤子王師有命雖  
叛弁伍卒能投戈俱宥無殺由是皆面縛厥角而南  
源平矣侯又念吾民三載瘡痍流離載道條數事上  
之 制府撤援旅散鄉兵寬役徭賑饑貧皆一一允  
行之先是侯之臨予邑也時方羽檄交馳侯唯日橐  
鞭鞭弭以詰戎爲事自南源平而民歸版籍士返束

前游縣志 卷之十一上  
修首蒞學宮延青衿于而教之詩酒命觴風流肆好  
所拔皆譽髦卓犖之彥雖文翁化蜀何以過之而其  
革薄俗以敦風化也則又爲禁溺女嚴痼婢凡樗蒲  
假命屠宰耕諸弊俗數禁之不已者侯毅然行之  
禁之不少貸迄今龍民訟獄衰息宵柝不聞家恬戶  
熙俗浸浸一丕變焉其勞心撫字又如此柰何以隨  
漕淺貢輒掛彈章宜吾父老聞報而號呼臥轅泣留  
至再也雖 兩臺卽日交章願留而侯則澹然委遇  
視軒冕如浮雲甘退讓以俟

當亡之覆核也噫此又豈當世赫煊功名之士可跂  
及而嗣音歟蓋惟侯才識過人宅躬廉善故能舊政  
告新忠同鬪毅開誠延攬賢並宓齊而凡所爲扞固  
牧圉潛消反側保障岩邑資軍實以克復全閩者功  
尤未易枚數也今

聖天下明見萬里優叙勞臣隨漕之餉旣雪侯定膺  
不次擢用雨霖蒼生龍阜片石何又非記功瑱珉哉  
昶不敏謹承梓桑樹棠之切而爲之撰次其事如左  
云

禳疫文

盧燦

龍邑南源皆山也甲寅春寇叛爲所踞丙辰秋恢復之招徠流亡賑勸開墾方慮家食之不給歲丁巳康熙十六年夏秋之交疫癘大作傳染村落聞死者日以百計邑令慘之解囊備藥遍召名醫以治弗遏邑令盧爰設壇齋戒於八月望日親詣靈山之徐偃王廟而禳之曰億萬斯民受命自天生殺之柄司祿是禱上帝好生授以衣食宜以家室而又錫以大年慮有疾痛疴癢又產參苓藥石以療之使痊此皆覆

載之洪庥人或不自修省妄肆罪孽乃奪其筭而使之溝壑顛連信修短之有數雖非人力之可挽回而亦人事之可斡旋念此龍邑昔遭變亂屠戮悽慘惟南山爲最焉余也提兵討賊衝突此山斬馘獻俘奚啻萬千哀我人斯流離播遷今幸恢復方慶故土得歸妻孥可樂言笑嗚嗚正欲編荊築舍胼手胝足希殘喘之少延何乃忽生疫疾比戶相傳或朝耕而夕病或晨興而晝眠止見村居寂寂流水湔湔明月娟娟野草芊芊聞之者莫不拊膺而太息見之者莫不

涕泗而漣漣嗟嗟蒼天何此方之不祿幸脫寇氛之  
流毒旋罹疫癘之連綿或謂時運不齊天祿應終是  
以爾爾豈一方之氓無老幼無男婦無少壯遍地相  
沿而不分後先或謂天降喪亂霜露失蔽凍餒失養  
寒暑失節積染成疾而嘆人非金石之堅若是則藥  
餌可効正須一粒之九還胡爲乎屢投弗療而使我  
心惓惓或謂賊之殺氣未盡孤魂未散因而此地多  
瘧誠然則此賊此魂皆吾刃下之鬼箭的之魄當日  
不自悔過以致喪身授首今尙敢怙惡不悛且爾自  
作之孽與此土著之民有何尤怨而相纏况汝生貪  
不義而肝腦塗地今死矣且不識爾之本來面目又  
安戀此一陌黃錢爾宜速去或化歸來之鶴朝散之  
烟不然吾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而責爾之罪愆惟  
我

徐王旣祠此地享此血食必愛民護國之先賢胡不  
念上帝之好生下民之可憐是疫也若因命途多舛  
神宜向司祿之神別其咎之輕重若因饑寒交感神  
宜向藥王說法而投靈劑以安痊若因厲鬼爲崇神

音游果言 卷之十一上 六十一  
宜用朱弓抽赤矢掃蕩之而使不前或幽之九泉卽  
不然亦宜驅之出境而使吾民霍然辨香告虔神其  
鑒旃

禱雨文

盧 燦

康熙己未夏六月旱甚具官盧 謹出禱齋堂自暮  
達旦於七月朔日癸巳致禱於 本縣城隍之神曰  
上帝以斯民屬之山川羣望而神爲最親天子以斯  
民屬之庶官百職而縣令爲最近是令之與神其任  
旣均而其責亦相等也第神靈爽所至可無籍于令

而邑有水旱疾疫令必有藉於神而禱焉吾龍自仲  
夏至今亢暘不雨禾之穞者待雨而實苞者待雨而  
秀麻苴菽粟待雨而植且滋余同鄉士大夫及所屬  
師生虔禱浹旬蘊隆如故因退思天災爲害數郡皆  
然如我 督憲李公以碩德元老蔬食步禱暴露烈  
日中爲民請命猶未卽挽天和矧區區下吏庸碌無  
似欲昭格明神以祈甘雨亦可謂不自量力適足以  
黷神而干怒耳然有不能已於請者蓋以神之與余  
有感必通而神之與民無求不應其來久矣昔甲寅

季夏余蒞茲土斯時境皆寇踞孤城累卵余謁廟卽  
誓殲羣寇躬擐甲胄出必告神親冒矢石每戰必克  
餘孽蕩平城獲安堵豈余之力所賴者惟神丁巳冬  
催科政拙已掛彈章都人士攀挽無計號呼於神神  
示以兆及 命下果允 督憲所題是遂民之請者  
亦惟神夫神旣祐余於羣氛鋒鏑之下豈反絕余於  
旱魃肆虐之時耶余旣去而神猶徇民請以白註誤  
之愆余復來而神甯拂余心以重吾民之困耶神必  
不然且神曾撫此流離扼千百虎狼之口奪而生之

茲若視此灾旱不爲之挽回天心沛以雨澤是不死  
民於刃而死民于歲也神豈忍耶神必不然然則何  
以泉枯流竭土赭山焦苗稿如焚高低若濯通邑民  
人晝夜呼號叩請於神者如此之急而余又焦心勞  
思誠誠懇懇仰神之爲民請命得以優渥霑足生我  
百穀者如此之切而昊天不惠降此鞠凶杲杲日出  
者又如此之甚嗟嗟小民何辜而若此也必也余奉  
職無狀而致此耶或者聽訟之未平歟催科之未善  
歟奇冤之未雪豪強之未剪歟苞苴之未絕歟用刑



之未慎歟余自問則無愧而神鑒之則有愆歟余不自知惟自怨自艾而請于神神其爲余而代請于天其鑒余自責降以甘露膏我黍苗乎神其達余苦心懇于上帝救我萬民乎庶神無辜上帝好生而令無負於

天子之設官若神與令均無忝民社之責矣 神其鑒之哉

驅虎文

盧 燦

維康熙十八年夏山城多虎災而龍邑東南鄉亦數見告其十七都綠沉塢突有二虎往來舉嶺間其地雖屈曲小徑然係南源要道行旅不絕虎既磨牙伺人於是相詫爲畏途矣具官盧 重以爲憂謹涓六月朔日詣綠沉塢口合祀其山神土神祈以驅虎告之曰倘獲吾所請願率吏民執牲幣以謝禱畢鄉民引過一神廟前有虎遺在焉因洒泣入廟責其不能呵護百姓無功廟食之咎又移文惡虎而逐之曰蓋聞古者畜祥麟于靈囿驅猛獸于空山誠欲化暴去殘不忍弱肉強食也余守令上承

王命出尹龍邱佩孔氏之言力除苛政戒甯成之怒  
勿用深文魚鳥樂其可親吏民安于無事方謂年豐  
而舉蜡庶幾索享以迎猶何來惡虎肆爾狼心假彼  
狐勢長嘯而寒風凜凜瞋目而雄視眈眈欲肥不仁  
之軀屢殺無辜之族餘骸被野行者因而不前引類  
當途戾夫爲之大息守令撫有兆民咸若一身曷肯  
任其搏噬竟爾不加捍禦也且此盤踞之所卽昔桂  
符之區憶煽惑於接壤遂蔓延乎下里十千結隊飲  
血剗肝三五連營裂腸塗腦人旣如虎以如林寇益

負隅而負固余蒞茲土尚單騎諭降衝鋒突入炮飛  
馬首刀置靴中撩口將鬚卒熾赤眉之孽探穴得子  
豈憚白額之威覩爾於菟真如童叟何難拔李廣之  
箭立斷爾頭奮鍾傳之拳連搏爾肘但念來日未多  
隣境時有稍緩五兵之伐先布三驅之條虎而有知  
毋以 上帝之黎庶爲可傷毋以

天子之命吏爲可侮毋縱其毒螫毋怙其咆哮聽令  
明神遠投窮谷法登封之不啻效宏農之渡河或變  
鼠以避人或化石而服罪則守令方韜沒羽之技永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絕刺虎之謀若仍冥頑不靈克殘無厭斷難再寬湯  
網任爾擇人令且集壯夫糾猛士齊挾強弓毒矢立  
致食肉寢皮早鑒前非毋貽後悔此論

驅蟲文

盧燦

庚申之歲秋七月龍邱有蟲災父老訴於縣知龍游  
縣事盧於月之既望越一日癸卯致告於本縣  
城隍尊神之前曰嗟乎蟲之爲匹其形則微其類不  
一其生也或由時序之變遷或托草木之腐質或感  
陰陽之氣而成或因雨暘之失而出其間有飼柔桑

而吐繭絲有運花糧而釀碧蜜有分光而助芸窠之  
勤有振羽而促香閨之佚此皆有益於民生有功於  
家室者也若夫嘒嘒而鳴陶氏之柳飄飄而入莊生  
之夢薨薨而起賢妃之諫營營而引讒人之諷此又  
有翼而飛與世無爭而與人無恫者也今胡不測昊  
天不吊降此蠹賊擾我田疇害我稼穡牽絲如繭而  
非綿密佈連肝而若織欲驅之而無翼能飛捕之而  
微形莫殛呼朋引類食節食根食葉食心爲蠹爲螭  
此蟲之爲害令人聞之而痛心言之而太息况今涼

龍溪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三  
風初透禾孕已就芄芄其茂遭此蟲災不實不秀嗟  
嗟斯民何辜於天乃使之絕其糧糗而饑寒莫救念  
古者一言而災惑退舍三月而猛虎遠颺曾中牟之  
遣螟唐太宗之吞蝗是人事可以格天轉禍可以爲  
祥非下民之有厄抑由司牧之不臧或催科未善撫  
字無方或刑罰失當冤抑未伸致天和之有傷若有  
一於此正應加愆于予一人何累民生而受此奇殃  
至於苞苴永絕衾影無慚慈恕存心冰蘖自嘗此可  
質諸鬼神仰荅夫穹蒼卽或有小過之出入亦異鑒

大閔之不忘嗟此么磨物類小蠹量必有神王之而  
肆其惡慝 尊神爲一邑之主視此邪神何難揮之  
使去而屏之遠域况上年猛虎偪人神尚祐之而逐  
之出境今此微蟲何難使歸烏有以救我黍稷卽不  
能曷焉云亡亦可變而爲營繭之蠶促織之鷄爲公  
子裳或助仙翁成飯或護聖王引光又不然亦可化  
爲吸露之蟬入夢之蝶而爲蜩爲蟥或晨飛之蟲止  
樊之蠅於人無涉而無妨何爲此害苗之蟲傷殘我  
百姓戕賊我稻梁爰肅辦香 神其鑒我微忱驅而

龍游縣志 卷之十一  
納諸流水汪洋庶余無忝爲司牧而神亦無愧於  
禱祀蒸嘗謹疏

逐妖牒

盧燦

時康熙十有九年七月既望踰四日丙午有民人余  
琬余茲生王明滔等各具一呈咸稱家有妖孽求禳  
之具官盧齋戒擇日於二十二日戊申凌晨率僚  
屬致牒于本縣城隍尊神之前曰維神運方寸之  
精光照八荒而不昧察秋毫之微澈鑒暗室而無遺  
者必其生而稟兩間正氣歷千古不磨義胆忠肝除

奸嫉惡爲社稷屏藩歿而赫聲濯靈誅邪翊正爲蒼  
生保障朝廷錫以爵秩隆以廟貌崇以祀典享以  
春秋委以城社之責者惟城隍之神若夫疾痛必呼  
旋如影響者則又惟我龍邑城隍尊神焉余之蒞  
茲任者七年矣神之助予之除暴衛民者非一日矣  
如歲甲寅萑符竊發予到任之日告於廟而城郭完  
固哀鴻漸集人今德之維神之靈大兵之後繼以大  
疫南源一帶比戶罹災告于神而疫氣潛消人今德  
之維神之靈去年南山患虎咆哮肆橫六月朔告于

音游集言 卷之十一 上  
神而猛獸斂跡旱魃爲災泉枯苗槁七月朔告于神  
而甘霖大沛人今德之維神之靈現患青蟲東南一  
帶連阡繞陌告於神纔三日而呈稱漸滅人愈德之  
而神愈顯其靈卽如河下失事三牒於神獲盜將半  
是神輔我邑令護我民生無呼不應無感不通若此  
之靈且速所以通邑民人德之頌之愛戴而憑藉之  
有疾痛必呼也今十九日一日三呈齊號崇害余思  
此患非係山魃木魅必屬邪崇狐精維神有邪必斬  
有怪必除豈可於車轍馬足之下而容么麼肆橫若

此乎或者各坊土地隱諱而未告歟或者  
神知之而未卽剪歟不然何以任其殘害而不之察  
耶夫陰陽一理若使有此怪異而不爲剪滅何異地  
方之有強暴侵凌余知之而不置以法不驅之出境  
矣余也有一于此否乎余旣不忍坐視斯民而爲強  
暴所凌神又何忍坐視斯民而任妖崇爲害也哉惟  
知必不坐視所以民之仰望者惟神令之倚賴者惟  
神民懇於予予代懇于神神其迅察之迅捕之或正  
法而付以典刑或發遣而投畀有北或奏上帝或

音汾果記 卷之十一 上 李九  
報 真人祈於三日內立昭顯應俾三家妻女邪魅  
不侵保全生命神無負予之請余亦無負民之請在  
神不失爲蒼生保障社稷屏藩余亦不失爲牧民之  
責余知視民如傷嫉惡若讐神有同心也故牒

大中丞鄴園

李公德政碑

黃機

今天子在位之十有二年冬東海鄴園 李公特奉  
上命由少宰出督兩浙文武吏士下及民庶罔不延  
頸企踵望公之來公下車相宜

上德達下情教令風行恩威丕著於是吾浙之民交  
相慶曰周召之化將起於今而吾儕盈甯幹年之樂  
可立臻也不虞是冬叛起滇南蔓及楚蜀明春閩寇  
繼逆遙爲聲援東西萬里隳旄眩脅而吾浙已爲閩  
寇豕突東陷溫台西踰太末震隣之驚浙土攸同剝  
膚之患衢方獨甚是時公駐節省會聞警投袂起曰  
吾不南行則無衢無衢則無浙而害且中於全吳憂  
及宗社即日沂江而上抵衢與賊夾河而軍日夜擐  
甲秣馬設奇制勝如是三年賊不能過航埠一步自  
衢以北遂得安堵而待禁旅之至公之功在堅守危

城之日固已偉矣既而親王貝子將軍兵馬雲集飛芻挽粟胥仰給於公公既移檄省屬兼調本郡時衢民雖焚掠之餘急公慕義無敢不供者則感公之拊循至一而懷保宏也當是時

朝廷之旰食幾五年矣寇焰猖獗殆半天下倘令天誅尙稽兵連未解則無論

當宁深南顧之憂而浙民將不堪命孰知公早有成算於胸多爲間諜招其黨羽通彼內應離其腹心于是關門不守所在迎降王師安驅入閩而耿逆計無

復之亦遂面縛投誠耳由是卽入閩之師以殄海氛殲廣孽而先聲旣振羣寇瓦解不兩載而楚蜀滇黔以次削平皆由於公之首蕩耿逆始也然則論公之功豈獨安衢以安浙卽謂天下之安皆本於公無不可古固有有事一方而安危繫於天下者周亞夫堅壁滎陽破吳楚而七國皆亡裴晉公親詣行營滅淮蔡而淄青成德諸鎮皆奉表稱臣公之功似之而公所處之勢則有萬難于一公者亞夫將天下之全力以拒一隅而公僅以偏師綴方張之強寇晉公以十



五道之師並進而又乘三州困仆之餘滅之爲易而  
公則前無阻險後無犄角獨提孤軍扞禦三載而終  
剪除之且古人師克在和常患有所牽制莫相統一  
當王師之臨衢滿漢蒙古之衆錯處輻輳公於其時  
苦心調劑聯屬上下卒能泯厥猜疑其濟國事齊驅  
并力克奏膚功較之亞夫之不從中制晉公之悉去  
監軍無所齟齬得行其意者爲尤難焉自非神謀獨  
運計出萬全何以在險能濟強敵自摧有如是也奏  
凱之日

天子首嘉公功疇勲晉秩紀績太常副在史氏公宜  
以元老之重入秉鈞衡而

天子重念東南民力已竭藉公撫綏久鎮於衢乃公  
曾不以師中殫瘁少爲告勞舉驚鴻甫定之民而噢  
咻之殘於寇者爲之請蠲勞於國者爲之請復良民  
家室之窟山澤陷俘鹵者皆招之來歸贖之完聚又  
罷吏之貪者戢兵之橫者懲豪猾之不法者爬梳剪  
剔濯磨其既往而告誡其將來凡利無不興而害無  
不去阻山負海千里之遙無時不在公隱念之中坐

照之下於是環浙之疆忘其嘗有軍興之苦而當寇  
衝如衢者亦復熙熙恬恬不啻出湯火而登衽席之  
上不謂當大亂之後未及十年而終得蒙公周召之  
化以享有盈甯幹止之樂豈非浙民之幸歟蓋公以  
大勇成其大仁以至正運其至變殄寇則威如雷霆  
愛民則恩如雨露率屬則如山嶽之難移行師則如  
風雲之莫測故能平天下之大難而功在社稷有如  
姬公東山之征受一方之重寄而澤被全吳又若保  
與漢南之治謂公寔兼周召洵非誣矣時龍邱令盧

君當衢北門之寄余太史長君沂公及其先公身操  
版鐻其賦同仇感受公指畫以扞牧圉保鄉里今當  
治平之後而以頌颺屬余余固浙人也且前在告里  
居親見公行事其有異情乎哉今得從諸君子後而  
歌咏公豐功盛德於無斃微獨爲吾浙慰亦以爲  
國家慶也爰系之頌曰

天生哲人康濟國步日華星輝綢繆未雨公來自京  
閩乃蠢動有以待之不震不懼冠睨於門靡驚燕寢  
齊斧一揮螳臂自隕三歲孤城堅壁如鐵冠角則羸

我埔無缺輝輝親王禁旅鼎來粟海芻山憚人告哀  
公節其力民餘其財滿人漢人蒙古突騎異政歧情  
莫相馬羈公爲和衷如指聽臂我衆旣同賊內自潰  
長驅下瀕靡不倒戈汜埽閩塵亦靜海波先聲嶺嶠  
奄及黔滇次第剴平無敢抗顏凡厥武功莫居浙先  
示今詔後金石是宣日篤不忘首茲盈川尙保我民  
多有歷年

守憲松巖梁公德政序

余勉

國家建官分職因地制宜有地以官重者有官以地  
重者有官與地不必皆處其重時平而敷政優優不  
見驚奇可喜之蹟與夫更張彈射鈔箭摘發之才及  
一旦變生不測風鶴驚傳勢同瓦解而能屹然靜鎮  
涕泣誓師收渙散之人心而繫于鈞于一髮非我守  
憲梁公忠誠淵識洞事機而察時變金衢數郡胡有  
更甦之樂哉夫衢處浙省上游非若瀕海諸邦宜備  
不虞而謹干掇也兵備設自明嘉靖礦亂始入清而  
議裁數年矣守憲兼轄節駐衢州則以理糧儲也而  
卒用以定變亂鞏苞桑保釐東南佐王師而聲撻伐

音泐果言 卷之十一 上  
豈非地更以官重而官又以人重歟若乃公之所以  
福澤徧民而匪懈於夙夜者則尤未可以口碑罄而  
竹冊書也方公之初駐節也憫山城之凋敝念瘠土  
之荒殘捐煩苛則有南折之減均徭役則有跼膳之  
分定徵會則嚴差比之禁疏案牘則先留滯之獄凡  
諸興利除弊以迨夫建學宮治亭障施糜平糶均輸  
惠農之政業已次第施行矣而其中有叢奸伏慝一  
時難以舉行或行之而民隱有未達達之而勢疑於  
掣肘者未嘗不與先太史商酌而調劑之先太史嘗

語勉曰梁公敏德粹衷學有本領異時膺大任弭大  
難休休斷斷剝磬錯而手不傷者必斯人也亡何而  
閩寇竊發魚爛獸奔甫一日而城郭空虛人爲咋指  
公奮臂直呼集潰散之黔黎矢先截堵檄馳幕府速  
兵赴援未幾而督府提兵入境滿漢咸集軍民於是  
始知討賊之有同仇也方是時聞餉十萬解牒已入  
仙霞公知變截留還之省庫稍後事幾則將齎盜糧  
而助之螫矣而賊中奸宄又且以截餉激叛爲反間  
使非公之忠誠練達足以格宸聰而孚輿志其又奚

音游縣志 卷之十一 上  
以履危疑而不顛躓也乎嗟乎七國之禍發于晁錯  
安史之叛釀于睢陽今公幸而擅家令之奇不罹家  
令之謗衢幸而扼睢陽之險不履睢陽之危雖公之  
忠謀偉烈

朝廷嘉之鬼神鑒之而且十年不調臥治依然詎當  
事以姑蔑彈丸瘡痍未起故留公以善其後歎噫亦  
可慨也已龍邱治隸衢疆接壤婺睦五六年間唯見  
公時而介馬宵馳時而風雨芟舍黃童白叟昵公如  
慈母而親公如良師幾忘其爲節鉞重臣也者公之

慈惠我民又詎可以竹冊書而口碑罄歟且夫人臣  
之於國家所不伐者功也所自靖者心也心旣藏於  
不可見而功又隱于不自居詩所稱公遜碩膚赤舄  
几几者勉常趨庭穆然懷古庶幾於公見之激江洲  
上八詠樓前銘公之德者敬當以斯語爲稱首

大司馬李公平寇紀實

余勉

康熙甲寅二月閩氛突起閩中乘浙無備即逾僊霞  
陷江山直逼衢州城下賴我制臺李公自省倍道  
馳至悉力拒守城得不陷丙辰秋卒以平逆恢復閩

音沙果言 卷之二十一上 十一  
疆奄及廣海是時吳尚諸逆尚在跳梁而閩方獨先  
平定維公一人之力也當夫露布朝馳捷書夜奏公  
之大功

朝廷知之天下知之吾浙與衢人則尤知之公秘計  
神謀確有成筭如趙克國圖上金城方略破賊可計  
日而待又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使賊近在目中此  
朝廷知之也與賊對壘之日坐甲枕戈大小數百戰  
親當矢石氣讐兇徒雖墨釐之守宋城田單之扞即  
墨無以過及夫關門不守 王師長驅精忠迎降全

閩底定微公守衢力砥狂瀾疾撲原燎何以成滅賊  
之功此天下莫不知之也至于禁旅自天而下師徒  
雲合以至貔貅萬竈咸萃于衢公既調度有方飽騰  
無乏而滿漢蒙古將領各不相統既有主客之分又  
多形跡之異公于其時苦心調劑聯絡如一用能同  
心共濟不致以私憾僨公事此吾浙衢人所尤知之  
者也上自

朝廷遠至天下近在吾衢其所知者遂足以盡公平  
閩之功乎猶未也益公之平閩有非章奏之所能宣

耳目之所及著運之于一心而決之於臨時雖衢人近在馬足無能仰測公之神算某竊從奏凱之後深察公之所以用心而又從晉謁之日側聞公之緒論然後嘆公之計深慮遠有出于尋常萬萬者公不難于平閩而難于平閩之日處置失宜復生後患昔鄧禹入關已取長安而更爲赤眉所敗王全斌已取蜀而更爲亂兵所圖此往事之明驗也公念諸將入閩兵威所至誰能存三驅之仁耶公不得而爲之約爰是啟請

親王自發臨衢統率全師然後凜遵約

東無或違命當親王由衢進師公具橐鞬辟道左親王曰公而瞿然曰此天人也因進公而問平閩大計公對曰王師入閩耿逆自降要在止殺以安反側則無他慮矣王如公言遂致大定公所以成功端在于此若夫佈置方畧內潰其腹心外離其黨羽則公早有成謀不待親王臨蒞之日而全閩已舉於公樽俎之上矣豈不偉哉公武烈既以威方張之強寇文德復以綏善後之宏圖遂使浙東群盜因閩逆而毛起者無不一時解散刀劍還爲牛犢稂莠化爲嘉禾閩

浙兩省全生命于鋒鏑之下者無慮數百萬衆古之名臣威惠並著未有如公者也其他戢吏安民仁覆吾浙八年之中更僕莫數且公方允鎮保釐之勲行邁姬公巍巍難名有非小子之所能頌颺茲姑述公平閩大略以俸他日史官之采并誌吾衢之戴公孔邇爲甚深也



